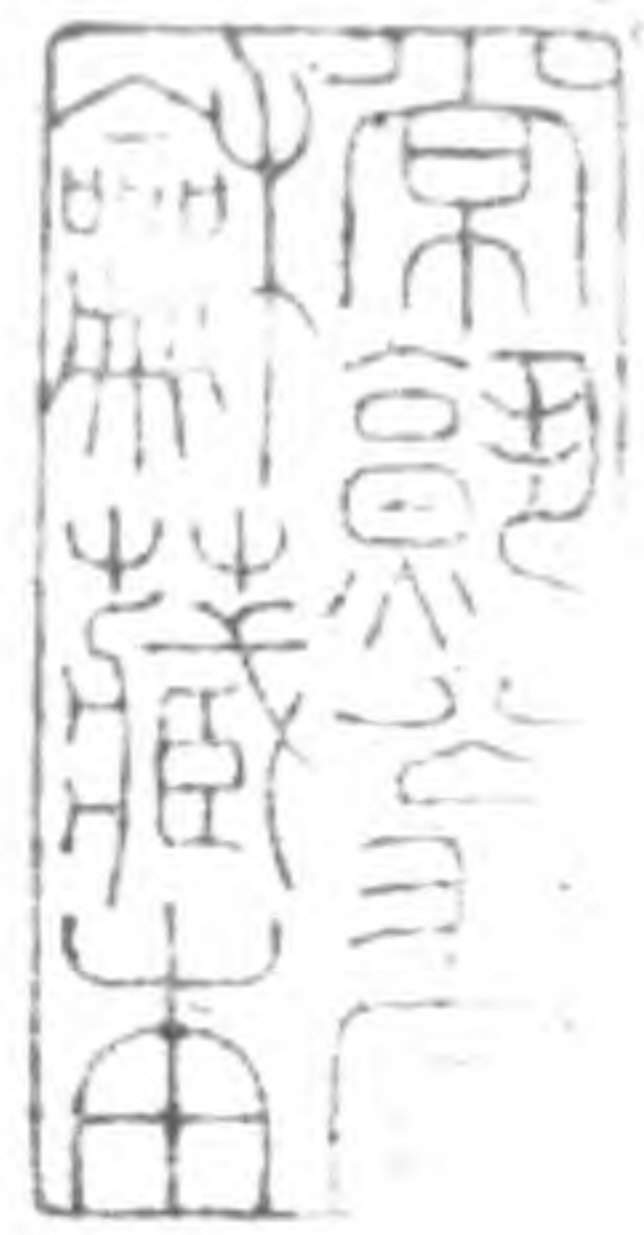


第十二册

東坡外制 三卷

東坡應詔集 十卷

東坡



東坡外制集目錄

上卷

傅堯俞吏部侍郎

趙瞻戶部侍郎

王克臣工部侍郎

李之紀廣西提刑

田待問淮南轉運判官

孫昌齡知福州

馬默司農少卿

兩浙運副許懋再任

蔡濂兩浙運判

范子淵知兗州

崔氏特封永嘉郡君

皇叔皇兄追封

士澹西頭供奉官

童湜特叙內殿崇班

謝卿材福建轉運使

趙偁淮南轉運副使

呂溫卿李元輔除知州

士誨知河中府

石岡通判泗州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

張禧轉三官

鮮于侁太常少卿

范祖禹著作郎

孫覺給事中

皇伯祖克愉贈開府

蕃官兀泥常等覃恩轉官

宗晟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劉瑄知恩州

皇叔叔曹封廣平侯

李司供奉官

張汝賢發運副使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范子淵知峽州

劉錫永父元承事郎

叔頗男敢之三班借職

鮑耆年張岫除運判

李周太僕少卿

范純禮吏部郎中

余希旦知濰州

王哲知衛州

郭祥正覃息轉承議郎

王崇拯遙郡刺史

謝泉三班借職

皇伯仲命贈使相

士服右班殿直

克鞏遙郡防禦使

劉奭閣門祗候

王安石贈太傅

楊繪知徐州

陳薦贈光祿大夫

呂穆仲唐義問除提刑

沈叔通知海州

孫向保州通判

鄧關朝散郎監州貴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劉庠贈太中文夫

李琮知吉州

高士良文思副使

皇叔叔遂追封河內侯

孝憲為孝治等遂州團練使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仲遠遙郡防禦使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中卷

司馬光贈三代妻

張恕將作監丞

趙濟知解州

李承之知青州

韓維贈三代妻

趙濟落職管勾中岳廟

王彭等三人除知州

王子韶周尹除郎中

蔣之奇知潭州

皇伯祖宗勝贈北海郡王

劉有方昭宣使

宋滋右侍禁

鞠承之秦州通判

文及衛尉少卿

李杲卿等四人除漕

童圭父參承務郎致仕

單可度三班借職出職

智誠知宜州

張仲左班殿直

張誠一分司南京

陳源知陝州

傅燮知鄭州

姚居簡轉三班借職

賈陞民知軍呂升卿通判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劉誼知韶州

巨惠卿責授節度副使

許煜知福州

喬執中張安止除漕刑

宇文昌齡祝庶除郎官

侯利建等五人除漕刑

王續知太康縣

張宏衍討平韓敦立倅齊州

喬執中吏部郎

蘇子元權知新州

楊汲等三人落職除知州

趙嵩轉朝議大夫

趙思明知永靜軍

鮮于侁大理卿

吳處厚責種民除知軍

顧臨唐義問除漕使

張問秘書監

范子奇將作監

錢長卿鄧義叔除郎官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文保雍輝作監丞

李南公等四人除知州

高公繪公紀防禦使

李之純戶部侍郎

穆衍金部員外郎

孫路陝西運判

蘇頌刑部尚書

王公儀程高除夔漕

呂由庾太常寺太祝

杜訢鍾離景伯除少卿監

辛押施羅歸德將軍

高子壽三班借職

李肩尚藥奉御

耿政東頭供奉官致仕

喬執中吏部郎中

下卷

李之純河北都運

呂大臨太學博士

羅適程之邵除赤縣



杜純刑部員外郎

劉霆之陳留縣

皇伯仲蟬贈東陽郡王

杜絃右司郎中

裴景等三人知州軍

楊晟該吳奉雲各轉一官

呂大忠發運副使

蔣之奇知廣州

吳安持劉理除知州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李曼知果州

黎珣知南雄州

張赴再任乾寧軍

皇伯仲嬰追封中國公

林邵開封府推官

鄧義叔王諤除郎官

王荀龍知棣州

黃憲章承事郎

劉摯兼侍讀

處士王臨試天學錄

皇叔克眷追封濟陰侯

寇彥卿彥明左班殿直

張敦禮節度觀察留使

內人張氏特封典贊

故尚宮趙氏特贈郡君

馮宗道梁惟簡內侍押班

梁從吉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

崔思等三人知州軍

馬大正大理寺主簿

張之諫康識除知州

梁諳供備庫副使轉出

燕若古知渝州

孫諤鮑朝賓宣義郎

王振大理少卿

李顥宣德郎

趙思明西上閣門副使

李承祐內殿崇班

蕭士元趙永寧知州軍

黃光瑞內殿崇班

文貽慶都官郎居中宗正簿

皇兄令史贈博平侯

高士永知文州

高士績士居左班殿百

梁惟簡皇城副使

范百祿刑部侍郎

朱光庭王觀左右司諫

鮮于洗梁壽左右諫議大夫

王巖忠侍御史

錢鏐給事中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張璪 李清臣 安燾 范純仁

呂大防

韓忠彥黃履轉朝請郎

克愛仲統並遙郡團練使

王獻可洛苑使

陳次升淮南提刑

杜純大理少卿

郭駿開封府司錄參軍

林希中書舍人

東坡外制集目錄

東坡外制集卷上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懿行久聞于時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泝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徒貳太宰益脩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

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  
目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  
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  
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  
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益徹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  
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百工者  
乃以誘于冬官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  
自儒術蔚為聞人歷帥諸藩嘗佐事典才有餘裕所  
居見稱比由宛丘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艱於其人  
茲命爾以舊官仍兼內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成爾  
繕治之勞內以全予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尸  
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庶平之稱達于  
朕聽是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  
民如在朕側徃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

更郡縣而任剡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  
恪悃悞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  
才往悉乃心毋使厭聲減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祕閣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庶平之稱達于朕聽  
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為  
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  
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敕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

明而不可歷試中外詢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  
為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  
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煩碎以  
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  
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于茲民便其  
政既信之俗必易為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  
下相安之美勉脩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勝可兩浙運判官同前

敕具官蔡滕云云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  
府治辦有成東南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寬  
且靜則民不媮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兗州

敕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  
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  
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  
尚勉來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縉之妻壽安  
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家婦夫亡子夭惻然  
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  
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  
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暮若崔氏者可謂  
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  
施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婺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

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

救生分竹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身郊社所以寵綏  
其子孫眷予盤石之宗夙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

敢忘其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  
之風忠孝著聞蓋服 祖宗之訓屬既尊乎中分禮  
當極於哀榮命以庶車即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以  
慰九原之思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齋可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士澹汝宗室子生于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  
求自試蓋亦有志於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  
乎可

童湜可特叙內殿崇班

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祗畏以盡

前失既更大責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  
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憂身者為能愛民惟  
知義者為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  
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  
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  
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備可淮南轉運副使

敕具官趙備汝昔為文登守而海陽之民至今稱之



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  
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  
以寬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敕呂溫卿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為養民一也夫  
安靜之吏相福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節使  
者移治一郡其深念之服于朕訓以求終譽可

王誨知河中府

敕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治  
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

王荀龍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龍平原厥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  
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輔安良民式過茲應訪之左右  
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將觀焉可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

敕具官黃憲章勞能之賞不計日月爵祿之報必視  
首功宜從遷秩之勞以勸追胥之勇可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  
定矣朕惟其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

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  
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  
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  
冊書之成文取其與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故  
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等臣之大願  
乎可

慶士王臨試太學錄

敕具官王臨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之矣  
朕既因光以知汝亦將考汝所爲而觀光焉可

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戮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  
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  
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  
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  
筆於其間則善惡質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旣任其  
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  
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其至諫亦失職朕以冲眇丕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之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司

敕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傳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矜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間平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爲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爲實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請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寔安告具賁以

旌旄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審官兀湟常等十二人章恩轉官

敕具官某等錯居吾圉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祇服寵靈益堅守禦可

高密郡王宗晟達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

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問以勸能階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

亦兄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荐臻豈惟推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眉壽可

安省副使劉瑄知恩州

敕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振旅以鷙勇為上承流宣化以忠厚為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祇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洛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敕官至持節爵為通侯非我勳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維以飾終且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脩飭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為重地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敕齋小齋夷馮嶮竊發不時討擊何以懲艾爾能奮命破走大羊何受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直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其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尔昔為中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郵民奉法為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賕收取眾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忿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閑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朕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敕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敕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次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

公今親見何受一命慰其子孫可

以類乎改之可三班借職

敕改之汝無祿早世綠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母息可

鮑者年京東運判張响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其實獨賴部使者為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滯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惰吏下無寃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太僕少卿

教具官李周僕臣正耿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  
馬斯施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  
回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豈特  
車工為政而已哉可

范中禮吏部郎中

教具官范中禮鳴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  
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  
機將帥之事全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執用  
驥駟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以進之益觀其  
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知濠州

教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  
余或生自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柱務忠厚  
必蒙其生可

王哲知衛州

教具官王哲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  
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  
嚴其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  
汝宜可

郭祥正覃因轉承議郎

敕具官郭登正心承六朝陳錫四國軍及方外  
涉于有生周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祗設休命  
永肩一心可

王宗極可造郡刺史

敕具官王宗極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  
之任今雖以爲勇爵然非親賢勳舊不在此選爾人  
直林宗者出分虎符以六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  
之勞當選以益脩厥官以應名實可

謝泉可三班借職

敕謝泉汝自任長精勞事遠至一旅極

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郃贈使相

敕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况於死  
生之際恩禮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  
仲郃生於高明克自祗畏出就外傳聞好禮之稱退  
省其私有爲善之樂以不淑罹此閔凶慰我永懷豈  
無異數衮衣赤舄以能功三事之臣玉節牙璋坐身專  
征之器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服右班殿直

汝宗至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祗服朕訓



乃克終譽可

克羣選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用授以速人言得之  
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致其歲月察其  
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奭閣門祗候

惟我神考篤二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  
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  
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  
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  
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  
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其有歲之間靡然變天  
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  
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  
屬熙寧之有爲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  
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  
屣坐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  
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瀛在大

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于諫  
闈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  
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帥臣之位蔚爲儒  
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楊繪知徐州

救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踈於防惠而密  
於慮國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寵興  
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諫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  
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  
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六郡吾股肱亦

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陳薦贈光祿大夫

救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  
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顧瞻在廷一二臣外固  
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爲剛毅本訥  
器遠任重安勿左右以責難爲愛君周旋滯輔以卹  
民爲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  
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  
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古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敕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知能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方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武端靜有守敏於為政或直亮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脩厥官稱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音有不順成農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黃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若可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敕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菴曰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為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鄧朝散郎

監州順金死

漳霽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答父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敕易稱中饋為家人之正古詩美羔羊蓋鵲巢之功

致婦德有常令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  
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師傅習聞詩禮言重其而  
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公問諄然刑于宗族其改  
封大國家服日足宜以擗我叔父之德為內命婦之法  
豈不休哉可

劉庠贈大中大夫

敷國以求賢為事士以得時為急士既難進而易  
退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難  
復見于今具官劉庠才備德博器遠任重速事三  
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毅朴忠亦不少貶

咨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當召用命  
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寵章異敷資于其  
樞雖知無益以塞余哀可

李琮知吉州

敕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于  
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  
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  
營遷于工州公深念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使民安汝  
朕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閱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  
當遷往服寵靈益思未效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敕生于富貴貞而無驕逸之患終于祿位而有歸全  
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其官叔遂性於忠孝文  
以禮樂蓋家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問  
以沒元身是用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博勸於  
宗室下以寵寵綏其子孫可

楊王丁孝憲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

逐州團練使

敕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  
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  
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  
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  
侍兩宮接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  
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  
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  
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  
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  
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母恭乃父祖以爲

邦家光可

呂公著有妻魯氏贈國夫人

救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笑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以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

救仲暹居公只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及我  
官有位者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于朕  
家有以效其行日月共邁爵秩當遷朕不爾私服之  
無愧可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救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  
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  
此具官韓維妻張氏生于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  
行應圖史官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祗服明命佐  
我老臣俾無內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可  
東坡外制集卷上

東坡外制集卷中

司馬光三代妻

曾祖政太子太保

敕書曰皐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  
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  
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其官其故曾祖  
其官其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  
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衮衣  
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  
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其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窆翟篚副笄尚服享之可

祖炫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况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盖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途難進止於一命無彊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欲予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太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其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



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  
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諸  
鬼祥而不慙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其官其故父其官  
其德為世範言為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  
行事我仁祖為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  
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字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  
章不言而人自信嗚呼之子宜為天下之用朕既  
采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  
胙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沒有無疆之休可

母其肅氏溫國太夫人

敕古之列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  
德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  
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  
揚名之故歟其官其故母其肅氏是以淑艾嬪于德人恭儉  
信順以相其夫慈和聖嚴翼以成其業使朕得名世之士以  
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  
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溫國夫人

敕夫婦之好義同賓友勲瘁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  
生契開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  
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歸于德門克有令問從  
我元老詞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淑莫之宅始  
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  
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恕將作監丞

勅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  
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宗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  
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正事以觀其能  
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解州

敕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  
也可使爲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濇則民服汝長西師  
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尚畀一城以觀來效  
敬之戒之毋先朕命

李承之知青州

敕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  
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朕難以細謹法  
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

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曾參爲齊間治於其  
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  
汝嘉可

韓維三代

曾祖處均燕國公

敕漢諸表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  
時並列三省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子世臣有若  
韓氏億事 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  
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其曾祖亦清德  
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感矣曾曰孫之  
貴爵爲三壽之期逮予繼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甚  
文而精既直且溫旋覩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  
因上公之舊自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  
以慰丞堂之怵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救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  
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鴻鳩均一之助  
亦安能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  
李氏育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  
藻之薦敬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

戮於世今其蒞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可

祖保樞魯國公

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思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而命衰顯前人其官其祖其躬服仁義我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于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吏尚存逮茲纘承繼用者哲朕既恭默思道垂拱責成與其寵祿朕躬不羞尊大其祖上以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

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贈國太夫人

敕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頌推鴻恩光顯先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但母某氏德稱閨闈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端集之福翟衣之盛由子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履以熾韓氏之祧庶其有知服我新命可

父德贈真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感遂減武  
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  
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  
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  
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  
故父某少而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  
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其  
輔兩朝旌旄交馳榮戟在設朕欲貢其家廟而  
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並著隆名庶使昭陵之  
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可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  
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  
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  
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某氏族為士  
望德為交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  
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  
德可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

之美而不得聞于人而况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  
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是官某故妻  
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  
與君子偕老翟第以朝采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  
湯沐寵以訓詞庶幾永繁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  
盡可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勾中岳廟

敕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為而汝  
為之朕惟羞汗措紳重置汝于理其退居教地  
以勵風俗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具官某為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  
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忝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  
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  
折獄之多滋識情偽孫昌齡岑象求知果州  
悉乃心施于有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丑考功郎中

敕王子韶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  
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  
博聞疆訛老而能學以爾丑果藝而達知無不為各率

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敕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罔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為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大尉北海郡王

欽夫以三公之冠諸侯王之爵元勳盛德有不能盡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段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高明克自持畏之守以為質禮敬以白文貴窮人爵而無驕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窳窳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恩蓋將勸庶邦之義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敕朕為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內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

問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詳練砥礪廉隅有指  
紳之風祇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遷者  
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 宋滋可右侍禁

數宋滋疆場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朕為能卹其  
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為吏士之勸乎可

### 鞠承之可素州通判

敕鞠承之自恢復西鄙秦為內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  
而遠輸之勞至相倍蓰軍政雖簡民事為重監郡之職  
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故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中以為宜而師  
臣執謙重違其請周盧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  
以宏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弊衣子舍豈非  
搢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洋可廣東轉  
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革可廣

### 東轉運判官

敕某官某朕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  
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襲文吏之故態汝



以才能治狀達于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  
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教童珪父參古者天子處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  
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適其輿尉今汝黃髮黝背  
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  
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教單可度在官滋久更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  
往祇寵命益務廉平可

智誠知宜州

教智誠秦下裔吳璧言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屬虜惟  
爾守臣成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  
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竹可左班殿直

教張竹可歲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勸追奪  
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且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教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予之罰民之輕犯而  
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詖行蠹國

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恃德隱惡達乎朕  
聽政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墮之  
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為孝子澤存焉今汝之  
所為者何為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播  
紳之列乎可

陳洞知陝州

敕陳洞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  
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入附麗以干進取死  
喪之感兄弟孔懷願為一郡以副幼孫朕甚嘉之  
夫人為元卿貳出為二千石此亦播紳之高選也汝

勉之可

傅燮知鄭州

敕傅燮鄭廢為邑復為右輔終營繕完之勞以  
既言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改屢試有聞往任  
其事實信以御民強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姚居簡押木柅上京酌糶與歸下三班借職

敕姚居簡不煩民力而辦官事會其所運宰所失亡  
可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治判海州

敕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

如種民升卿亦不沙弃往服寵命益祗厥官可依前件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敕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夷漢所處啓以夏政禮以  
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德與法相濟則種落內附民安  
其生以爾習知邊情充有武略賦政之長歷年于茲  
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惟思益觀厥  
成可

劉誼知韶州

敕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  
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夫能為朕牧養遠民惠鮮鮮寡者必剛毅不  
回之士也往服庶官益信汝言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與居司寇失刑主有異論稍正滔  
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  
穿窬之智誣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  
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  
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  
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掩蔽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

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  
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凶伯鯨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卑  
舌權復陳固上之言以紿有碭山之貶反覆及戒惡心  
不悅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  
摩足以相懽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  
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際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  
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  
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  
圖澳汗之文止為欺賊之具迷國不道從之宰聞

可  
自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許懋秘閣校理知福州

赦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  
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賊  
政東南民用不擾既入而信厭聲藹然肆余命爾  
長茲劇部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職在魏闕之下民之  
瞻望顧不美欤可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敷喬執中等夫以卹刑之道達之下主計則非文法

之吏以爾執中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懷其惠以爾  
安上賦政毗陵寬而有制嚴而不殘是以命爾各紙狀  
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政其謹視貪吏  
以無害我成法可依前件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昌齡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  
術斷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飾而至此欤今吾  
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  
于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  
前件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  
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權發遣鄭州  
傅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  
請郎劉士彥可福建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  
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有幾以富之閔閔焉如農  
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為姦姦民在官貪  
者動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謹  
則南畝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吏其與幾何爾以  
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効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

朕意以保民察吏為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惰明  
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為而進退焉可依前件

奉議王續知太康縣

敕王續朕以天下為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為根本若近  
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明  
保民以寬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

敷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  
蓋未嘗不聽矧以養為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

樂聞也往服厥職各祗乃事可依前件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  
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内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矣  
今自部使者入為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朕  
念之不哀哀忘而愍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畀之一郡以  
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歎可

楊汝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

台符知州孝先知濮州

敕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  
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譖愬公行若廷尉治  
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女姦定自消豈有  
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  
官其王孝先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  
改為尔群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試加  
覆視寃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  
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改此兩句云往莅  
安陽黃龍馬政勉思

來效母  
重什

趙高摩勳轉朝議大夫

敕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為將婁師德郭元  
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場未寧則以外為重而  
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其官趙高少以異材輔之博  
學虚心大對方觀鼂董之文推較西陲遂膺呈陸  
之寄恩威並著戎夏又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  
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敕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為高選而我  
壘之政以平徭決獄為餘事汝以財用往分使符知

高選之未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寡過矣可

鮮于侁大理卿

敕具官鮮于侁儒者耻為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  
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罔羅  
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于  
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復無冤民不然者  
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慶厚知漢陽軍費種民知通利軍

敕具官某等漢口初陽控引江河久廢為邑吏民不  
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淫  
均賦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顧臨真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  
運副使

敕具官某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  
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矢  
有罪為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  
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備邊  
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  
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莅  
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唐義問云趙魏之地



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  
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爾吏靖民爲本往任其  
責以寬吾憂可

張問祕書監

敕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薦老  
之年克已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  
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是矣不必勞以事也優  
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自  
昔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之  
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  
寡過往若予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  
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爲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  
將爲國儲士以頌不次之舉雖會計溝洫有司之一  
事而馭吏捍災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敕具官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

使治民蓋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所宜易以聞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遺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苟有以燕安之使樂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憂焉大匠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

揚知潤州

敕具官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

乃以二千石為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責員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比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却狄之勳而聖母負宸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没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侯可焉

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可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救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必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可

穆衍金部員外郎

救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勉與他官等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孫路陝西運判

救具官孫路閩右之民困役傷財壁言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朕自夜以思庶幾其民勇而知方以爾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為功乃者法病

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  
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  
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  
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  
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縮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  
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

官

敷具官某等役法既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  
農夫也三畝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

其侵寃使政煩而吏貪員者此等豈能遠訴乎

大臣薦故擢用汝若一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可不  
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呂由庚 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  
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為未足也而錄其子嗚呼  
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  
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鐘離星伯少府少監

敕其官某等朕登進老耆崇德以靖民敷求雋良

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訴久服  
官咸善守家法以爾景伯其敏而藝有聞于時皆  
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可  
辛押陀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陀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  
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珍幣開道寸種落歲  
致梯航願自比於內臣得均被於霈澤祇服新寵  
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三班借職

敕高子壽程力較績國有舊章命以二官勉思自効

李肩可殿中省同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肩醫雖一技蓋通妙物之神法有衆科以  
助好生之德故以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傳庶  
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肇新霈澤覃及庶工雖請老以  
先朝之逮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敕喬執中漢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選屬

之隆於古為重有可言爾資格當遷其即正員以茂  
遠業可

東坡外制集卷中

東坡外制集卷下

李之純可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

敷乃者役錢貨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于北方而  
天不靖民河溢為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  
矣嗚呼其孰為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以爾具  
官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  
是用進秩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貪暴  
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  
不勉歟可

呂大臨太學博士

敕具官呂太臨大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為法而恃法以為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為乃稱朕意可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敕羅適等赤縣之衆甚於劇郡五方豪傑之林百貫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為難治而况市易始去直負向繁役法初復農民未信以爾適學行純固有郵民之心以爾之邵才力強敏無論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觀

其能不愚不已知求為可知者可

杜純刑部員外郎

敕杜純用法如權衡權可以輕重移而衡不可以毫髮欺故司寇之職必有守道之長貳而輔之以守官之僚屬汝昔為士師秉節不回獨持正議以直羣枉往服厥官無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無心之法則予汝嘉可

劉霆知陳留縣

敕具官劉霆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史以

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暉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一 敕祖宗之德天地並隆施及子孫皆享民社勝衣有朝請之奉闔棺有茅土之封始終之間哀榮斯極具官仲暉寬厚寡過雍容有常生不勤於父師沒見思於姻族既得考終之道可無追遠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威命金匱主監綬綬諸侯之寵章服我寵光以賁窀穸可

杜紘右司郎中

敕具官杜紘士一歷都司即踐清要非一時名勝不在此

送爾以文無言不備其業往服乃事益茂取德以稱朕命可

皇伯仲暉京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階州西

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軍

敕具官某某等朕銓擇將吏視其才力彊敏可任以事者必試之治民苟不知愛民奉法馭吏而戢士雖智勇有聞朕無取焉爾等皆以考績察廉號稱明練薦者文章故在此選往服取官無失朕命可依前件一借職楊晟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一敕某某等向敕邊臣增葺城堡所以護安民夷各全其



生爾能相率獻田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永保忠  
順可

呂大忠發運副使

敕具官呂大忠發運使按治六路所部畿萬里持節  
出使未有差誤其重者也以爾更練世故果於從政  
屢試劇部厥聲請然是以命爾均南北之有無權  
貨幣之輕重使農末俱利公私宜之以稱朕意可

蔣之奇集賢殿脩撰知廣州

敕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聳  
聞風來自唐以來不輕付予朕既擇其人復寵以秘

之職使民夷縱觀知其輟自禁嚴以見朝廷重遠之  
意其於服役畏信豈不有助也哉可

吳安持知蘇州劉瑄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  
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為能去其已甚濟其所  
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右咸曰汝宜  
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謝卿材陝西鹽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治滬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  
不卹民惟財之為官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知可

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可

李曼知果州

敕具官李曼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惡察其情僞宜若易然又況於寬而明和而毅如汝曼者乎乃者無實之訴朕既察之矣一水傳西歸平賊役省條教以慰父老之望可

黎珣知南雄州

敕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爲數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往祇厥官如在近司則予汝嘉可

張赴再任乾寧軍

敕具官張赴使者言汝爲政有方民甚宜之當解而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爲先孝故專薦於親仁故閔勞以事雖豐功盛烈不見於宗室而令名美實克全於始終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仲嬰少而簡素輔以溫文既克已以歸仁亦樂善而忘執勢信順多助蓋大有上吉之祥高明令終真既醉太平之福建元戎之六靈錫上公之九章維以勸忠豈云虛授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可

林邵開封推官

救具官林邵天府之劇古稱難治非無人之資有不  
能濟今自逋負逃亡悉歸之四廂宜若易辦然夫辦  
之易則責之詳爾材敏素聞而以舉用往助乃長使  
治衆如治寡以稱所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王諤水部郎中

救具官某等吏惡數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農  
水政為急而招携柔遠賓客之事亦重矣各祇乃事  
為安官樂職之計可依前件

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救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  
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美其往試  
之可

荆王揚王所乞推恩八人

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  
王宮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  
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敕具官張禧疆場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尚矣爾  
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敕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  
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曾秉周  
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  
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  
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  
足以通古才足以辨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  
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

皇叔克卷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

敕先王建邦啓土必先宗盟上自魯衛下至應韓側  
室之子莫不南面國以承仁率親專於教愛故生無  
吏責而富以祿沒其隆名而告諸幽忠恕之道可謂  
備矣具官克卷以茂表之質服信厚之化雖功名  
才業不見於用而恭以無孝悌刑于庶官命以庶車即  
侯其地皆國之舊非朕敢私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寇彦卿彦明左班殿直

以兄繼直寇彥

敕具官寇彥卿士不  
以身徇國朕獨何愛一官不以  
收恤其家乎祗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

敦軒冕之來德量爲稱外無充詘之容可以觀德內若固有之安可以言量且具官張敦禮少以經術秀於士林雖緣姻戚之選不失儒素之行日奉朝請旣抱才而未試坐閱歲月亦久久而當遷進居兩使之間增重諸情之遇益礪士節以爲國華可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禁具

敦張氏朕幼學之初本就外傳命爾執業以侍左右勤勞有年恭謹寡過進掌儀範以旌徽柔可

故尚宮趙氏可特贈郡君

敦趙氏先朝差擇女士以輔陰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矧茲六尚之選必備四教之法奄焉淪喪宜極哀榮以爾名族之美掖廷之舊行應圖史言中物則彤管有煇旣傳好德之芳以象服是宜無愧飾終之典庶幾幽壤服我寵章可

馮宗道右驥驥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文

惠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

敦具官某等爵祿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暱之愛而輕用其賞亦不敢以近習之嫌而不錄其功以爾等小心忠孝逮事列聖出入中外劬勞百爲而

宗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淮簡以東朝奉事之久各還所寄加重其任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依前件

梁從吉遙郡團練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教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古乃士君子之風焉具官梁從吉注重有守溫良寡過給事官省知無不為服勤遠激克有成績陟錫戎團之命進助內宰之政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

救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劉有方溫恭和教勤強練家進從王事以法令為師退安私室以風史為樂進領右璫之貳益親中禁之嚴惟忠與敬乃稱朕命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

教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達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為先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皆以儒術進有聞于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哉可

馬博正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馬博正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理官之任也主簿雖卑亦有事於其間矣爾以選用其勉服此言可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鄜州

敕具官某等邊郡之政兵食為先郡守之責文武兼綜以爾等才力之選卓然亦有聞治辦之效見于已試朕雖招携勞遠不求息功爾當積穀訓兵常若寇至祇率朕照往惟欽哉可依前件

梁諒供備庫副使轉出

官梁諒請奉事之久累當陸求從外遷亦各其進貳諸使往齒外朝益務廉平以咨休寵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敕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岷之峻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為大州地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刪定官孫諤鮑朝賓並宣議郎

敕具官某等廷見改官法之所嚴也歲月之課保任之數差若銖黍輒不得遷今亦汝獨略之者豈非以制法

定令汝與其議故歟祗服朕命以法自律無徒知之可

王振大理少卿

敕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惑之論朕虛心以聽人法兼用以爾出入中外敏於從政詳平奏獄審於用律廷尉之事爾惟副之夫法出於仁成於義勉思古人以稱朕命可

李顥宣德郎

敕具官李顥朕有大政令使近臣摠領其議民之選而為之官屬亦豈輕哉二三臣者言爾當遷其服朕命益祗乃事可

趙思明西上閣門副使

敕具官趙思明國之宗臣義同休戚故文終之後配漢並隆梁公之孫與唐無極國家佐命元老獨高韓王銘勲太常侑食清廟爰自近歲歎其中微乃眷耆耆尚尚遺烈宜因近侍之請進陞上閣之貳勉蹈祖武副朕懷人追遠之心可

李承祐內殿崇班 內臣轉官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滋久累榮當遷遂齒外朝楮紳之列益思忠蓋母忝恩榮可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

敕具官某等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爾以才選往莅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祇率朕訓欽哉可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敕黃光瑞朕覆養華夷義均臣子愛重與內官必加有功以爾昔助王師遠獲遺寇歷年滋久宜示異恩服我寵休永思忠公蓋可

文蔚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敕具官某等昔江左二老王道謝安唐之元勳汾陽西平皆以精德流慶子孫多賢布列臺省為邦之光今吾大師氏亦庶幾焉爾等才行之美所資員者深聞見之庶不效自直宜近而遠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

皇兄令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敕爵齒之貴並隆於朝廷死喪之威莫先於兄弟禮有哀卹義兼哀榮故具官令史端厚有常靖恭寘過生不勤於保傅沒見思於族姻宜分竹符就賜茅

社服予博叙之寵慰爾永歸之視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敷具官高士永自將為守非藝而果不在此選治兵欲嚴御史欲明撫民欲寬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朕命可

太皇太后冊從弟高士續高士湑可並左班殿直

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使

敷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雖以天下養無足稱其德者故推餘澤以及葭莩之親左右奉事之臣雖天地之施無所報塞尚勉忠孝以答萬一可

范百禄刑部侍郎

敕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論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讞者志於生惟生之知則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求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禄少以異材輔之薦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為爭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為不冤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覲右司諫

敷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

容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忠可忘  
今朕恭已無為虛心以聽汝等所論蓋無虛日朕亦  
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  
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  
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  
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取愆曰朕之德  
不啻不敢含怒而況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  
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

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嘗五爭臣之  
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  
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為美談若乃進  
則詭詞退則焚草棄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  
心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義皆有可行之實予  
維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  
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勰給事中

敕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  
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  
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勰文學議論  
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  
工風力之優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脩厥官使為政  
者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敕朕於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道嚴厥烈考以侑上

帝七政軌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並應非余三  
大臣同德比義燮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韓維全  
德雅望外為師表忠言嘉謀入告帷幄望其容貌  
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烈足以立今貞節之士艱難  
之際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  
于道朕有望焉可

張璪

敕親祠合宮昭事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永惟  
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選建群辟遺我後人濟于  
艱難克有成績具官張璪碩材不器俊德自明衛

上之忠悃欵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為迨茲配饗之  
成宜均慈嘏之福朕我明命永肩有心可

李清臣

敕祗奉嚴禋肆行大賚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之樂  
上格於穹壤四簋之黍下浹於燁庖矧余元臣相成  
釐事神人所保霈澤宜先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  
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為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有  
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  
告宜疏并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安燾

敕於皇烈考屬余大器夙夜祗懼若涉冰淵乃者饗  
帝合宮風雨時若肆眚象魏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  
萃于眇躬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安燾奮舊自儒  
術為時名臣煥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警持守法度有  
送往事居之忠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并邑之賜國  
有舊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可

范純仁

敕朕出款真室還祀合宮祗見昊天陟配文考禮  
樂具舉華夷駁奔方共恭默無言之中嚴禋公顯相  
之賴率禮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

之家熙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授任中樞謨猷靖深  
兵革消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享之勤降福孔多  
推恩宜廣矧予宥密之地可無勲邑之加往服寵章  
益敬毋怠可

### 呂大防

敕朕有事總章弁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職假  
無言各率其職迨此釐事之畢匪我冲人之能思與  
群公均受帝祉具官呂大防擢自英祖休有直聲被  
遇裕陵愈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磐錯之煩六  
事所瞻倚以為重三府之議於焉取平宜加勲伐之

隆益增并賦之衍服我休命思勉厥終可

###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郎

敕考績之法三代共由雖余左右之信臣猶以歲月而  
叙進率循其舊示不爾私具官韓忠彥履頎然異材  
奮以儒術典朕三禮識古人之大全歷事四朝有宗  
臣之餘烈黃履受材宏深秉德純固八踐其堂自  
休有成之風出領藩垣無東顧之念祇服新命  
益脩厥官尚勵有為之心以需不次之舉可

###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虢並送郡團練使

敕朕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義掩恩故宗室之英雖不任  
事而歲月之考必付有司以爾具官克愛篤行有常

率履如一以爾具官仲號居寵而戒好德不回既累日  
以當口遷非無名而虛授益務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獻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獻可傳不云乎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  
禦示侮扞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詞學進而以武幹聞  
肆予虎臣謂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陳次升淮南提刑

敕具官陳次升春秋書無交夕禾蓋病之也今吾淮甸  
之民夏旱秋水望熟於來歲譬言如負重涉遠未知  
所舍朕甚憂之汝自百里長以才能選為朕耳目

其往汝視者刑獄均力役督盜賊去姦吏使民忘其災  
以稱朕意可

杜純大理少卿

敕杜純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人  
災及草木本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入以爾用  
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在此  
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難可不勉哉可

郭駿開封府司錄參軍

敕具官郭駿汝昔為獄官不撓于執事以陷無  
辜之人坐失厥職秉義不回有足嘉者往歸大府

摠攝羣掾毋易汝守朕將觀焉可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况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先故雖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學強識為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遠聞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為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勢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東坡外制集卷下



東坡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二

策略四

策略五

第二卷

策別六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

第三卷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四

策別十五

第四卷

策別十六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

第五卷

策別二十一

策別二十二

策別二十三

策別二十四

策別二十五

第六卷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六臣論上

大臣論下

第七卷

秦始皇帝論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第八卷

管仲論

孫武論上

孫武論下

子思論

孟軻論

第九卷

樂毅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第十卷

晁錯論

霍光論

揚雄論

謝萬亮論

韓愈論

東坡應詔集目錄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策論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  
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  
不以爲少而加之其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  
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  
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  
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  
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  
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

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  
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鼂董公孫之流  
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  
言今陛下承百三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  
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  
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  
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  
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次以至於終篇既明其略  
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  
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

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  
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  
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  
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  
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  
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  
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  
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  
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  
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

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

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昧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日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天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

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術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繼續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

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流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平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不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馬應接之不暇不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

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  
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  
當時之失而不冰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  
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  
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  
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  
之是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  
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為之不寧大抵皆有  
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  
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且復

告至矣由能此觀之所立虜臣故曰未絕則中國未去息則  
天下之治終不道可為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  
之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動也非至逸無  
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執其故事而中書  
人雖有大兵役入只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  
刑政不化于源所以使天下得歲而為之暇則夫禮樂  
議也千金之家朝而憤傾困倒廉以償之皆得執券為  
誅其則負苟一資亦足傾困倒廉以償之皆得執券為  
之計則世家觀之資亦足傾困倒廉以償之皆得執券為  
讀吳越世家觀之資亦足傾困倒廉以償之皆得執券為  
金玉子女所為夫賂者不可勝計而女國而於吳百  
沒無不絕于吳府嘗竊遺其費又不可勝計而女國而於吳百  
貢厥不絕于吳府嘗竊遺其費又不可勝計而女國而於吳百  
後救死扶傷之餘而患果不費也彼其計承如敗之  
卒以城吳則為國之患果不費也彼其計承如敗之  
擾是以能有所為之患果不費也彼其計承如敗之  
范蠡曰四封之種不知也四封之使種之主  
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使種之主

東坡志林卷五

五



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國富民者蓋不知也  
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  
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其本不強然其所以  
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  
而中書常有變夷之憂宜其內治自不  
為治天下不善清中書之務舉歸之司農  
事不之辨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  
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  
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  
變夷哉誠以為不足少累中書也今之所  
虜失在于過重占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  
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  
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黍積之數而已至  
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  
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  
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  
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  
違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  
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  
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  
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  
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

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  
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  
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  
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  
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指之使日  
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  
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 策略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  
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

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  
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  
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  
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  
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  
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  
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  
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  
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  
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

惟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是此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

造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變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

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其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香之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

無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諛諛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

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以極得以畢其功夫天下  
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心沁又如此之勤相須  
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  
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言政事之臣所以欲為  
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地然後敢有所  
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賂臣千萬一口百變法天  
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  
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信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世宜先者莫如修用人  
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治天下譬如  
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湯而不可禁止也雖欲  
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  
既衰且退也緩緩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  
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之憂導之有方夫之  
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工於壅閉腐敗而無用  
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治此之可以無  
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  
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

事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  
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勗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  
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  
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且徐遠天下剛健好名  
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  
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  
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  
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以佐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  
自知此其爲患豈特其他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  
人則不然當其父安公也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

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棄且夫  
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  
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  
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  
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  
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  
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  
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  
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

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恣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方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

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天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勸天下而作其怠情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

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

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足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



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以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口是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饗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至一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老者

與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苛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見相承而心不服甘老生腐儒文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判偪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張張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享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

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下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鈇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學試齊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閥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於是故不為近

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既恃以

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  
其二曰大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必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  
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  
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藉  
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  
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  
之主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  
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  
知甘 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  
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  
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必將賢人衆  
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東坡應詔集卷第二

策別六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摠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

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踈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泚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日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

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小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

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塵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其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於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與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

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  
昭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  
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  
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  
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  
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  
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  
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

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  
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  
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  
以來吏多而闢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  
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  
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  
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  
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  
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  
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

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躰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者既足而舉官之數六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

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其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不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



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  
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  
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  
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  
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  
名聞於吏部者每歲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  
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  
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  
知其果不可以爲茲也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 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  
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  
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  
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 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  
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  
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  
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  
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  
孰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  
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

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  
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  
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許其寃如許之  
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  
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  
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  
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  
舉天下二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  
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  
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

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  
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乘戾而可借法以爲解  
故小人以法爲姦女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  
耶吏欲有所毀而末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  
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  
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  
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  
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  
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  
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

富垂及升平十有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  
大吏奉法不以取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  
知而不問以爲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  
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  
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  
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  
三司天下之由尹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  
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  
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閑預其事則  
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贏虛至于毫毛以繩

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  
聖王憂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  
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  
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  
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  
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  
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  
微莫不舉矣二八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  
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  
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急耶臣故曰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其四曰專任法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云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具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

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焉治者益以苛且而不報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

見燭而入紫牘管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  
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有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  
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  
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  
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  
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  
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  
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  
及吾口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  
者惟吏之聽賄賂乎其門四方之有吏者聚乎其

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  
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  
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  
績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  
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  
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得  
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  
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  
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  
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

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執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其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効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歲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列十

其五曰無責難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不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入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

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天  
下之吏不可不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  
舉之以私而一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舉之他日有敗  
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  
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  
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數其一  
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  
忘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  
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  
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文吏知其終

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入以其所不能者謂此  
也一縣之長或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  
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  
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  
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  
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  
有罪而其長一不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  
爲失察而去官已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  
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  
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

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  
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  
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  
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  
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  
司守令之罪非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  
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  
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  
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臣  
知貪吏小人無所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終

東坡應詔集卷第三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善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  
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  
棄之人則其為惡也其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  
誤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板  
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  
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  
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  
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



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其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

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也然後勉強於功名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

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  
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  
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  
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  
以自奔府吏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開也是故歲久  
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  
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  
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  
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  
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去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則宜

有以少假之也入貴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

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繁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

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

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率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身若務實其言

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

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  
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  
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  
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  
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  
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  
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  
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

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  
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  
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  
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  
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  
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  
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奔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  
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  
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  
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

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  
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  
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  
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  
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  
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  
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  
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  
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  
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  
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  
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  
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

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而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

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

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計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亦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有躡蹠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粟其墳墓廬



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  
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  
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  
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  
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  
罰薄稅歛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  
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  
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  
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一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  
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  
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  
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  
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  
士大夫出身而仕者徂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  
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  
至其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  
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  
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  
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  
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

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宿食之費不甚  
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  
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心意夫如是  
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必瘠腴而制  
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土貢之原賦則  
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行門者其輕重  
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  
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

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  
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  
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  
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  
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  
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  
姦當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  
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  
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  
有田者方感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

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  
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多民欲以計免於賦  
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  
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  
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  
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  
賦存而其入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  
倖也天下有一人而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  
不幸而受其弊  
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  
而受其弊者必

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  
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  
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  
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莠吏因  
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  
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  
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  
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  
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  
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



原件短缺

其數十年之間皆是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  
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  
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入亡而賦存者可  
以有均矣譬留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焉  
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  
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  
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  
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  
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  
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卷第三

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  
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  
眾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  
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  
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  
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  
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  
下丘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  
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  
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

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

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

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甚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

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是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天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愛亦如比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

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疆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一患無財方此之時開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

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老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要而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民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不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



知其所以終也盡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車馬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喜而笑矣夫爲國有二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

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以足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豈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天下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計以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

茶有等則凡衰世苟且之法以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必俟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疾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為心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以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未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而實輕以不急之費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也二歲而郊郊而

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符詔不可卒去至于六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朝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可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以生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

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  
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  
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  
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  
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  
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  
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季  
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

其制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  
其制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  
不知其制也今人有百頃之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  
此爲漢也昔漢之制有錢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  
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卒也未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  
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  
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  
于事已而兵休則溲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  
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

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  
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  
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  
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  
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  
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  
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  
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  
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  
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

兵皆如此而天下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  
漢國之初所置八分列郡其兵而不服 太祖 太宗躬擐  
甲冒矢石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  
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小藩府而小至于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  
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  
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  
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  
歲而一過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爲輩而

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賦與近歲具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社稷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田共等是以自弃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之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入何處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言邑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實

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日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中歟廩食不足給歟此三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鰩魖之所蟠狎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六不可謂無人

廷之尊首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與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歟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

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肯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命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天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至而奔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

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翕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

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  
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  
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  
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  
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  
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師之才否莫  
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  
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  
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  
聖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

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  
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  
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正  
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  
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  
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  
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  
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  
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

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

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弃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弃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

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

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忍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

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之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

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測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

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  
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  
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  
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攻勝負之  
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  
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  
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  
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  
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難得也捐  
其妻子棄其身以臨白刃是勇者之難得也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  
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  
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  
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  
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  
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  
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  
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  
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  
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

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應心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佳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

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  
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  
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  
二晉是也詞碼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  
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  
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執  
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天隙  
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甘之之甚密讀日持久

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  
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嘗  
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  
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  
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  
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  
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  
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  
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  
而要以必至於戰敵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

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  
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  
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  
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  
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  
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  
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  
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  
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  
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

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  
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  
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  
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  
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  
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  
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  
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  
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  
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



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  
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  
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  
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  
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  
取項籍以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  
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  
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

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  
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嘗用兵之  
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  
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  
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  
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  
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  
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一四故先論  
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  
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大

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  
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  
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  
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  
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  
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  
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  
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  
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天  
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

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以爲凡此者  
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  
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  
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  
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  
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  
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  
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  
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  
宗奮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

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  
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  
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  
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  
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  
取項籍以日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者不  
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  
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

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  
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嘗用兵之  
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  
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  
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  
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  
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  
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一四故先論  
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  
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大

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寡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儲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密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亡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以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裁然其君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

赴凡此數者皆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飯夫小民終莫能

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天小民雖有桀  
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  
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  
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  
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  
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  
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  
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  
五出十一而出十二而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  
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可

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天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  
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隸楚而  
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  
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  
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  
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維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  
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  
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

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天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異之所以隸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

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  
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  
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  
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  
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  
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  
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  
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  
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

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稱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  
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定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  
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  
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比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  
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  
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  
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鞞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皆吳之  
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  
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  
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闔溝通水與齊晉

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  
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  
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何如鮮卑  
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  
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  
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平然終於覆亡  
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  
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  
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

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  
晉之亂存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  
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  
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  
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  
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  
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  
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  
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  
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



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  
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  
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  
亦足惜矣臣觀其 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  
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詭辱及於  
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  
其有悅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  
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  
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雖以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

注 而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  
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  
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  
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  
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  
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  
穴嚙窶窶也彼潛立四部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  
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  
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

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備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東坡應詔集卷第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

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

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

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使其所有俵俵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不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此未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意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德儻為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不敢箕踞而聲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製衣之為便而衮冕之為貴

衰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坐其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尚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

然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遠而觀之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尔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由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

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為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天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

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所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

矣以世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以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借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曰定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

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  
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  
陽以放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  
救其厄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  
命也言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  
誅之則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以侵君  
之權一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瘦人之瘦必生於頸而附於  
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  
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

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  
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  
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  
無事然賈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  
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  
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  
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  
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  
也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衣四出而繼之  
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



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實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實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逼窮寇勿迫誠恐其知

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小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之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  
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  
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為之先故君  
子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  
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  
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  
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  
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  
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  
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  
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  
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  
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推不  
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人聖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噐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徭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噐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及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

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面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簞豆菹醢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之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

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因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

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駁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

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謀建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愛君雖不肖而

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  
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愛齊卓子之所以死  
焉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  
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劫之此固高帝  
之所輕焉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如天子惠帝為  
臣絳灌之徒園視而起如意安得而平之孰與其全  
安而不失焉王之利也如意之焉王而不免於死則  
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  
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高  
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

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  
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有邪謀此  
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  
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  
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  
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置呂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  
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  
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為人情而深識天  
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  
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止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魏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

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益世之才而無應李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

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  
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  
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  
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  
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  
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  
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  
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  
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  
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  
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  
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太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  
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



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

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鄉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息也。夫以朝廷之所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不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而以臣放，居天下不以為廢，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尊，可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世其視天下也然不足以動其  
心而出且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臨常而  
曰故惴惴而懼惟不免於天下一焉希闕之行則天下  
群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  
可考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  
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  
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  
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

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  
不可以已耶其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焉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  
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  
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  
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  
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  
聖人焉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  
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城頂  
藉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

惟陳勝吳廣乃呼曰嗚呼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  
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其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  
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  
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稱其  
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躋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平采芑歸乎  
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  
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次貝後世之尊蔡君而爲  
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放

以爲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立官乎從子孟子之說則是周公亦  
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  
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  
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  
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  
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  
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  
幸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以設應詔集卷第八

管仲對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敵繁而簡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一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直也今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每辰得二

奇也使天戾而無  
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  
以坐而計唯其奇  
不詳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  
人知其然故爲之  
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  
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  
五十十取三爲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  
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  
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  
鑿踴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  
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  
三其後諸書有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

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  
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  
官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  
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  
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  
其一高于國子將其二三軍二萬人如貫繩如畫其布局  
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  
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豈讀左氏春秋以爲立明  
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  
之鄭而魚麗鷲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桓公

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  
法不少既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  
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  
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卿教夫差以三萬人  
獸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  
敵接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  
待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  
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二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  
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  
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  
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  
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  
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  
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  
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  
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  
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  
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

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言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無事而惑雖有失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

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今之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

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執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執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

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意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執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

推愈

重則

則

不得

不加

夫如此

則是

盜賊

爲君之患

推愈

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患之難立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



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豕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關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濠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關之不克將雍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關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隨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豈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懼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揚朱墨翟程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

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嘗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焉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

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  
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  
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  
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  
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  
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  
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於惻隱羞  
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  
善之論與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  
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  
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  
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匪也然後知子  
思之善爲論也

孟子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  
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  
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  
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  
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  
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之王於詩與春  
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必理夫王化之  
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  
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  
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味也而難見勤  
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佻樂無所不

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  
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  
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  
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  
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  
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  
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者孟子可謂深於詩而  
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  
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  
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

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勢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天下皆歸之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故天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夫大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

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三以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使將進兵卒勿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

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望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愁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疆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今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盡心之謀也當戰國時兵禮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無不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凡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  
乎不知其畔岸而不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  
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  
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  
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曰夫學聖人

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之  
道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  
是故其言曰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  
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享荀卿說而焚滅其書大  
變古先聖一土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  
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  
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諫敢為高論而不  
顧者也其言曰愚人之所以驚為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  
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  
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凶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復  
不遜而自其計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  
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  
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  
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  
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  
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試天下之  
賢人自是其其愚以爲古先聖王比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  
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  
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建禮樂而李斯  
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子之論  
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卿天下果無有及者則  
以求異爲

非論

聖人之所惡也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  
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  
禦寇之徒而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  
紛紜顛倒不一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若湯然豈得其當  
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  
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



意固亦無亞心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  
著書且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  
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  
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  
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  
出於君臣上下相忘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忘則  
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  
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  
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忘不  
忘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遠義不足以勸禮樂

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  
治天下哉商鞅韓非亦不足言也夫夫不慈殺  
下而齊萬口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慈殺  
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  
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  
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  
天下之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道者  
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羊甲卑卑施於名實其子  
引繩墨正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  
之意嘗讀而畏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在老之後

其禍焉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者著  
其弊大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高才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  
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  
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  
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  
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遊  
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也

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力繼其鋒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  
賊者不可勝數雖有首領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  
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  
夫之力而逞一擊之剛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  
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其  
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壽世之才至為伊  
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攝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  
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勿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  
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  
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寡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  
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  
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  
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雖  
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擊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  
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被絏而欲自立，

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心，不忍之氣。  
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以一悟奇偉，而  
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  
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  
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一則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不可致之才，而卒  
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以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益。過得君如漢

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克舜之心不可以有所為  
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  
使持麻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  
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  
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  
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為齊孟子曰方今  
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丁之愛其身如  
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  
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  
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安

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文皆高帝之舊將也  
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吾不生洛陽之少  
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弃其舊而謀其利亦已難矣為  
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  
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取天下而唯吾  
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獄吟之間而遽為  
人痛哭哉觀其臨湘之賦以手屈原紆襟憤悶惻然  
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不絕是亦不善  
處窮者也夫一試之一下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  
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清必俗之累是故  
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六以今稱符堅得  
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習而與之謀彼  
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試愚深悲而見生之志故備  
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以猶介之操一不  
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誼者亦慎其所  
發哉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詔集卷第十

晁錯論

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  
強為之則天下初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  
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  
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勉難  
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  
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

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  
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  
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墾  
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  
然事之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  
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  
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  
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  
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

安已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  
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  
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夫子  
固已難之矣而重其廷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  
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  
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  
盜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  
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  
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  
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

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以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捐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入之吾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  
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  
樂天下之彥乎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  
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  
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  
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女效臣小人有以乘  
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  
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  
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如孟子以為善而荀子  
以為惡揚子以為性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  
而折之以孔子之論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  
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  
下而天下之所謂性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  
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  
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  
焉豈非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  
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



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極小者  
為楛強之不可以為楛輪之不可以為楛是豈其  
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  
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  
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論其  
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  
雜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  
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  
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

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  
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  
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樂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  
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  
之所能之而在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  
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  
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  
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  
乎性也而已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  
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

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歟知夫聖人唯其不  
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矣是以有善惡之辨而  
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鍊乎而  
愈又欲以善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  
區區乎以石稷之岐嶽文王之不勅管蔡管蔡之迹  
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  
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  
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  
性之無與乎情而古言性者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  
佛老而不自知也

論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同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同之所以守守  
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笑  
也曹操因衰惡危得逞其姦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  
天下當此時曹公威而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  
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  
耳夫天下庶隅節四不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  
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  
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

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  
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  
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祀其吮指其  
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夫曹操之不敵  
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  
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  
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  
仁義之師東過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已難矣曹  
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  
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不至與植終於

相殘如此此其父子之義  
且謂冠帶言而況能以得天下美  
雄之心哉此可問之勢不  
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  
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  
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藉也  
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  
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  
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言  
然戰而屢却或故夫敵有可問  
之勢而不問者湯武行之為失  
幾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  
臣溫以為孔明抗拒靈之後不  
可疆民以思漢欲其機言  
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  
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  
魏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  
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  
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  
空言竦動

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  
珠璣犀象天下莫不以為奔走出亦爭鬪奪取其外之  
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實至於粟米  
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  
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  
也韓愈心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  
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蓋輕甚而而  
拒揚墨佛老甚嚴以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

論至矣理而不情文雖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曰者幸我子貢有金石更稱其師以為為生民以來  
有如夫子之感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如  
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器貴曰幸我子貢有  
若智足以知聖人之一寸而已矣若夫類淵山豈亦云  
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  
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  
其實與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  
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百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  
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

舉遠夫聖人之所為一與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  
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足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  
之道待禽獸之而可也子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  
待人之仁也待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  
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  
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士之祖戾不啻若胡越而  
其疑似之間相去不亦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  
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  
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  
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論性以為喜怒哀樂

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  
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  
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  
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性則是相率而為老  
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  
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  
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  
謂善學邪

國

卷一